

第五才子書
施耐庵
水滸傳



第五才子書
施耐庵
水滸傳

七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五十六

聖歎外書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此是柴進失陷本傳也。然篇首朱仝欲殺李逵一段，讀者悉誤認爲前回之尾，而不知此已與前了不相涉，只是偶借熱鑪越作煎餅。

順風吹花用力至便者也○吾嘗言讀書者切
勿爲作書者所瞞○如此一段文字○瞞過世人
不爲不久○今日忍俊不禁○就此一處○道破當
於處處思過半矣○不得以其裨官也○而忽之
也○

柴皇城妻寫作繼室者○所以深明柴大官人
之不得不親往也○以偌大家私之人○而旣已
無兒無女○乃其妻又是繼室○以此而遭人亡

家○破○之○日○其○分○崩○決○裂○可○勝○道○哉○繼○室○則○年○
尚○少○年○尚○少○而○智○畧○不○足○以○禦○強○侮○一○也○繼○
室○則○來○未○久○來○未○久○而○恩○威○不○足○以○壓○衆○心○
二○也○繼○室○則○其○志○未○定○志○未○定○而○外○有○繼○嗣○
未○立○內○有○帷○箔○可○憂○三○也○四○也○然○則○柴○大○官○
人○卽○使○蚤○知○禍○患○而○欲○斂○足○不○往○亦○不○可○得○
也○

嗟○乎○吾○觀○高○廉○倚○仗○哥○哥○高○俵○勢○要○在○地○方○

無所不爲。殷直閣又倚仗姐夫高廉。勢要在
地方無所不爲。而不禁愀然出涕也。曰。豈不
甚哉。夫高俅勢要。則豈獨一高廉倚仗之而
已乎。如高廉者。僅其一也。若高俅之勢要。其
倚仗之以無所不爲者。方且百高廉正未已
也。乃是百高廉。又當莫不各有殷直閣其人
而每一高廉。豈僅僅於一股直閣而已乎。如
殷直閣者。又其一也。若高廉之勢要。其倚仗

之以無所不爲者又將百殷直閣正未已也
夫一高俵乃有百高廉而一一高廉各有百
殷直閣然則少亦不下千殷直閣矣是千殷
直閣也者每一人又各自養其狐羣狗黨二
三百人然則普天之下其又復有寧宇乎哉
嗚呼如是者其初高俵不知也旣而高俵必
當知之夫知之而能痛與戢之亦可以不至
於高俵也知之而反若縱之甚者此高俵之

所以爲高俅也

此書極寫宋江權詐可謂處處敲骨而剔髓矣其尤妙絕者如此篇鐵牛不肯爲髯陪話處寫宋江登時捏撮一片好話逐句斷續逐句轉變風雲在口鬼域生心不亦怪乎夫以才如耐菴卽何難爲江擬作一段聯貫通暢之語而必故爲如是云云者凡所以深著宋江之窮凶極惡乃至敢於欺純是赤子之李

達爲稗史之禱祝也。

寫宋江入夥後每有大事下山宋江必勸晁蓋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如祝家莊高唐州莫不皆然此作者特表宋江之凶惡能以權術軟禁晁蓋而後乃得惟其所欲爲也何也蓋晁蓋去則功歸晁晁蓋不去則功歸宋江一也晁蓋去則宋江爲副衆人悉聽晁蓋之令晁蓋不去則宋江爲帥衆人悉聽宋

江之令二也。夫出則其位至尊，入則其功至高。位尊而功高，咄咄乎取第一座有餘矣。此宋江之所以必軟禁晁蓋，而作者深著其窮凶極惡，爲釋史之壽祝也。

劫寨乃兵家一試之事也。用兵而至於必劫寨，甚至一劫不中而又再劫，此皆小兒女投擲之戲耳。而今耐菴偏若不得不出於此者，蓋爲欲破高廉，斯不得不遠取公孫，遠取公

孫○斯○不○得○不○按○住○高○廉○意○在○楊○林○之○一○箭○斯○
不○得○不○用○學○究○之○料○劫○也○

此篇本叙柴進失陷然至柴進既陷而又必
盛○張○高○廉○之○神○師○者○非○爲○難○於○搭○救○柴○進○正○
以○便○於○收○轉○公○孫○所○謂○墨○酣○筆○疾○其○文○便○連○
珠○而○下○梯○接○而○上○正○不○知○虧○公○孫○救○柴○進○虧○
柴○進○歸○公○孫○也○讀○書○者○切○勿○爲○作○書○者○所○瞞○
此又其一矣○

玄女而真有天書者宜無不可破之神師也
玄女之天書而不能破神師者耐菴亦可不
及天書者也今偏要向此等處提出天書而
天書又曾不足以奈何高廉然則宋江之所
謂玄女可知而天書可知矣前曰終日看習
天書此又曰用心記了呪語豈有終日看習
而今始記呪語者明乎前之看習是詐而今
之記呪又詐也前曰可與天機星同觀此忽

看他過
接法

曰軍師放心。我自有法。豈有終日。兩人看習。而○今○吳○用○盡○忘○者○明○乎○前○之○未○嘗○同○觀○而○今○之○并○非○獨○記○也○著○宋○江○之○惡○至○於○如○此○真○出○
篝火狐鳴下倍徙矣。

話說當下朱仝對衆人說道。若要我上山時。你只○
殺○了○黑○旋○風○與○我○出○了○這○口○氣○我○便○罷○
奇談駭事
文章妙

處。全在脫卸。脫卸之法。千變萬化。而總以使人讀之。如神鬼搬運。全無踪跡。爲絕技也。只如上回已賺得朱仝。則其文已畢。人此回正是失陷柴進之正傳。今看他更別起事端。而便畱李逵做一關

候却又更借朱全怨氣順手帶下遂令讀者深歎美髯之忠而竟不知耐菴之巧真乃文壇中拔趙

幟立赤幟之材也○每見讀此文者誤認尚是前回餘文小說之不能讀而欲讀天下奇書其誰欺

欺小術李逵聽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鳥晃宋二位

哥哥將令于我屁事將令與屁合作一句李朱全

怒發又要和李逵厮併三箇又勸住了朱全道若

有黑旋风時我死也不上山去奇談駭事○總之

卸到下文非美髯立柴進道恁地也却容易我自

有箇道理只畱下李大哥哥在我這里便了看他文章通接

奇絕處。如星移電掣。瞥然便去。不令他人留目。你們三箇自上山去。以滿

晁宋二公之意。朱仝道。如今做下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追捉拿我家小如之柰何。吳學究道。足下放心。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了。朱仝方纔有些放心。柴進置酒相待。就當日送行。三箇臨晚辭了柴大官人。便行。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分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切

不可胡亂惹事累人

每於事前先逗一線如游絲惹花將迎復脫妙不可言

待半年三箇月等他性定却來取你還山

此一句極似承

上文喫緊語然却是假筆

多管也來請柴大官人入夥

此一句極似無

來歷突然語然却是正筆○只此二筆要分正反洵知文之難作與文之難讀也

三箇自

上馬去了不說柴進和李逵回莊且只說朱仝隨

吳用雷橫來梁山泊入夥行了一程出離滄州地

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

細

三箇取路投梁山泊來

於路無話早到朱貴酒店裏先使人上山寨報知

晁蓋宋江引了大小頭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灘迎接、一行人都相見了、各人乘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馬、都到聚義廳上、叙說舊話、朱仝道、小弟今蒙呼喚到山、滄州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長兄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這里多日了、朱仝便問道、見在何處、宋江道、奉養在家、父太公歇處、兄長請自己去問慰便了、朱仝大喜、宋江着人引朱仝直